

大小S戳了一下北大的敏感神经

当听说大小S要来北京大学讲课时,立即有很多人发出“北大是不是堕落了”这样的疑问。其实,大小S并非头一个登上北京大学百年讲坛的演艺圈明星。近年来,明星和大学之间,早就以种种方式发生了勾连,但为何大小S姐妹就如此不招人待见呢?

北大学生们给出的抵制理由,大抵是大小S文化程度太低;她们自己就不会穿衣打扮,只会追逐名牌或只懂暴露,如何为学生传授服装搭配技巧;学校只顾赚钱,同意商家在校园里搞宣传活动,把铜臭味带进了学校之类。

其实,文化程度不高的明星到学校开讲座、当教授,早就不是新闻了,而校园商业化这东西,也不是需要这两个女艺人负责任的。在过去,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是社会主流的价值准则,而艺人被认为是操贱业的。如果一个读书人要娶一个艺人,人们会认为他疯了。而如果一个戏子要想在国子监里给那些读书人讲课,人们会认为这个世界疯了。现代人虽不至于如此,但文化人自认清高的情尚尚在,神圣的大学讲堂让没文化的艺人登台,在有些人看来,实在是很没面子的事情。

当然,鉴于娱乐圈的一贯做派,不排除经纪公司有故意炒作的可能。果然,又有说法传出,大小S姐妹在北大并不是上课,而是搞了次宣传活动,进行了一场成功的商业脱口秀而已。她们巧妙地在北大学人的敏感之处戳了一把,在别人麻酥酥的感觉中,掩嘴偷笑而去。——编者



新闻回放

据《羊城晚报》报道:3月30日,台湾女艺人大小S姐妹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“大小S访谈秀”活动。之前,大小S将赴北大讲课的消息一传出,就有众多北大学生在网上抗议,质疑两人是否有资格在北大讲课,有些学生还在网上发起拒听行动。

大小S的经纪人赶忙澄清:“大小S并不是到北大讲课,而是开一个见面会。别的见面会都是做游戏,我们考虑到北大是个很特别的地方,因此将见面会以‘讲课’的形式来进行,讲课只是一个说法而已。”

而当事人的另一方,北大,对此保持沉默,而且对所有教职员工下了封口令。

不过风波之后,这个活动更受关注,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,掌声不断,似乎没有受到“抗议”的影响。

网友评述

鲜花还是西红柿,这是个问题

李培:而就在这场“北大堕落论”的前一个月,好菜坞浪荡女希尔顿相当荣耀地当选了“哈佛年度女性”。颁奖仪式在哈佛举行,希尔顿整整迟到了两个钟头,学生们在雨中苦苦等候热情未减。之后,她还到英国剑桥宣传了自己的新电影。对比“大小S进北大”所引发的自危感,另外两个世界著名学府则显得泰然许多,外国大众的心理也似乎坦然许多。

design88:反对两S讲课的主要原因不是她们文化低,而是满身的铜臭和低俗得让人想想就恶心。虽然我们大多数没机会去北大,但在我们的心底,那是一方净土,是一个梦想,不要把它也破碎了。

爱大家的四楼阿涛:学府要有学府的样子,不可爱要看在哪里,可以去酒吧、电视节目里,或者别的地方玩你的可爱去。本人有机会一定会捧场!

billy1770:许多人容忍得了政客在大学讲坛忽悠,最能接受的,当然是学究独霸讲坛,哪怕多么劣质的学者到大学演讲,都被认为是常态……中国的大学从来都充满消毒水气味,为此明星不能上讲台,商人不能上讲台,怕把讲台踩脏了,把象牙塔污染了,把学术玷污了,把学子导向坏了。可是这管用吗?

帝国良民:北大学生并不高比其他中国人一等……一边倒地反对大小S来北大讲课,本身除了自命清高外,就是对北大没有信心。

从花园到衙门

我对北大有一个幻灭的过程。上中学的时候,看历史课本讲五四运动,第一次知道有北大。大学生们敢火烧赵家楼,把大官揍得屁滚尿流,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写检查的时候,以及被小痞子抽耳光的时候,我就会想,五四运动太牛了,当学生就得当那样的人,想揍谁就揍谁。而且,大学生揍人叫爱国,哪像现在,学校里揍我的都是流氓。

后来长了点见识,才知道北大之牛逼不在于五四,而在于蔡元培。那时候我正狂看武侠小说,就暗自比较了一下,乔峰、裘千仞、陈家洛这些黑社会的帮主们,都比不上蔡元培这个大哥威风。鲁迅牛吧,陈独秀牛吧,胡适牛吧,都是帮主级别的人物,当时他们都归蔡元培管。更牛的是,学生打人被抓之后,蔡元培一个电话让北洋军阀放人,不放就辞职。军阀们吓坏了,乖乖地就送回来了。书本上说,他牛就牛在八个字:兼容并包,思想自由。

看过余英时的一个演讲,他反思五四,说革命中断了启蒙,北大被五四给耽误了,蔡元培终于辞职了,还说了句“杀君马者道旁儿”。我通过后来的历史发现,敢情北大比五四要厉害,是民主的摇篮,却毁在了革命小将的手里。

那时有个疑惑,一直解不开。为什么北大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北洋军阀时期?北洋军阀多坏啊,书上说他们欺男霸女,打砸抢烧,可他们不敢拿北大怎样!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千古盛世,北大怎么就颓了呢?

北大之颓,表现在再也不见巨牛的教授了,表现在蔡元培那八个字再也不见了,还表现在公众集体讨伐“大小S入北大”。

“大小S入北大”显然是一个炒作,但妙在一炒一个准,大家都关注,很多人傻乎乎地讨论她们有没有资格进北大,上了娱乐公司的套。



这根本不是个事,之所以引出这么多事,只说明一个问题,在人们心目中,北大不再是一个人们可以随意进入的公园,它已经有了高高的围墙,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衙门,它必须门难进脸难看。所以才会被大小S入了一下就好像失了贞操似的暴跳如雷,公众的过激反应正印证了北大的庙堂化。按照蔡元培的意思,不管你是懂国学的保安、爱跳舞的芙蓉姐姐还是半文盲的大小S,只要你想去讲,你就可以去乌拉乌拉地说上一通。哪怕根本没有听众,哪怕被学生轰下台,当然,学生也有听和不听的选择权,也有抗议抵制的权利。

大小S的北大一日游,本是一个不高明的商业策划,却不小心戳中了公众的敏感部位,小心心戳了这么多讨伐。这个商业显然是成功了。

许多人批判商业对北大的侵袭,我举双手反对。正是它不再有思想,不再有自由,它自身走向堕落,只剩下神圣的空壳,才有了商业明星们对它的利用。

奇妙的是,再过一个月,就是北大建校110周年纪念,现在的北大,会怎么厚着脸皮回眸这百十年?这是最让我好奇的。而半文盲的大小S入北大这件事,则让我们看清了,大学,已经变得不成个样子了,这可叫人如何纪念才好?

潘采夫:现居北京。生于农村,长在小城,学在省城,现在京城摆摊卖报。毕业八年,正从事第八个工作。

北大的风花雪月

我从小听父亲讲,全国有三所大学:北大、清华、哈工大。用我们的家乡话来形容非常亲切:田鸡、青蛙、虾公大。这三样动物活动的场所,两个在北京,一个在哈尔滨。在京城,田鸡和青蛙,我之景仰,难以言表。

高中复习考大学,没日没夜地背课文做练习,脑子里转着陈冲张瑜那种形象的大学女生。她们婷婷婷婷、婀娜多姿,在水田一样的校园里跳来跳去,蹦蹦跳跳,嘎嘎然,令我心驰神往,梦寐以求,恨不得琴瑟友之,钟鼓乐之;求之不得,辗转反侧。

我虽然没有混进京城,但对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北大的尊敬不敢稍有懈怠。十几年前,我曾大着胆子在无名湖边走一走,其时胆战心惊目不斜视地小步直趋,没有怎么看清楚就过去了。记忆中,似乎看到了一座小塔,巍巍乎高耸;看到一片小水,荡荡乎汹涌。塔下和水边,衣着朴素的男生和女生熙熙攘攘。他们在那里逛来逛去,显然不是为了拥抱着一起亲吻,而是要感受前辈学者的伟大人格,吸收浸润了北大上百年的神秘力量。我贴边溜达了一下都感到精神抖擞,感慨万千,在此读书者,若非天上文曲星,定是南海蛟龙王。

北大是学府中的学府,高等中的高等。十年前搞211工程,北大和清华第一批得到了教委和地方各六亿的拨款,成了学校中的大财主,这就更让人羡慕和崇拜了。北大这么神圣,这么有钱,一般人进来溜达已经胆寒,到讲台上讲话更是匪夷所思。

台湾演艺界姐妹花徐熙媛姐妹俩竟然不自量力地登上了北大,在讲台上开讲穿衣打扮,遭到了北大学子的坚决抵制,这



一个复旦毕业生的庸俗怀疑论



北大的事情,我不太清楚,我是复旦的。除了在那里的研究生宿舍住过两天,当旅游景点转过一圈,我对北大没有特别的感觉。我当然也不知道北大学生都是怎么过日常生活的,看看《康熙来了》或者早一点的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。从他们如此激烈地反对大小S来开讲座,我想他们大概是不看的。是啊,这么低俗的货色,有什么看头呢?但是我总有些怀疑:他们就真的不看吗?他们就真的一点也没有注意过大小S的三围和八卦吗?(突然间我又忍不住动了点歪脑筋:“三八”这个骂人的字眼,是不是就是指关于三围的八卦呢?)

如果他们真的没有,我很高兴。在我的有生之年,我将看到新孔子新老子新韩非子的再世,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望。但我还是有些怀疑。我知道这是我自己不好,我不应该怀疑北大这样一所雄视天下的名校的学生素质,不应该怀疑他们言行不一,尤其不应该以一个复旦毕业生的身份,出于门户之

见,去怀疑北大的纯洁。

我只知道,我自己是很不“纯洁”的,我从前每周看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,现在偶尔也看看《康熙来了》,有时会觉得他们挺傻,但有时还不错,也不妨跟着傻笑一下。复旦泥沙俱下,让我混了进去,北大无疑更高级,里面大概没有我这样的傻子。

有人问了一句很有趣的话:如果请武藤兰来北大讲解性知识,北大学生抵制不抵制?但这话也仅止于有趣而已,关键是北大学生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演色情片的武藤兰。你想啊,他们连大小S都嫌低俗,怎么可能看武藤兰呢?武藤兰不像大小S,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是读不到她的名字的。但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,我又有些怀疑:北大学生真的没看过、不知道武藤兰吗?

我觉得有人以高贵的、独立的、自由的大学精神的名义,反对大小S之流进入北大,这很好,很有气节,是“气节”这两个字,内在地蕴涵了言行一致的意思。你不要告诉我,你一边看《康熙来了》,并且像我一样呵呵傻笑,一边却在那里喊抵制的名义,这很好,很有气节,是“气节”这两个字,内在地蕴涵了言行一致的意思。你不要告诉我,你一边看《康熙来了》,并且像我一样呵呵傻笑,一边却在那里喊抵制的名义,这很好,很有气节,是“气节”这两个字,内在地蕴涵了言行一致的意思。你不要告诉我,你一边看《康熙来了》,并且像我一样呵呵傻笑,一边却在那里喊抵制的名义,这很好,很有气节,是“气节”这两个字,内在地蕴涵了言行一致的意思。

那样的话,我这种傻人也看不起你,哪怕你来自北大。费戈:现居上海。媒体流氓,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被自己或者老板炒一次鱿鱼。

两S帮名校走光



这些年赖在家游手好闲,号称写作,班是很少再上了。但却无法躲避若干还在上班的朋友,到我家来跟我诉“单位”之苦——什么老板不可理喻呀,又要换头儿啦之类的话题。

我当然是开导为主。“你老板是疯子吗?”“不是!”“那他是个傻子?”“他要是傻子,那我就当他老板了。”非疯非傻之人,却做出旁人认为“不可理喻”的事,想必有他的道理。

其实何止职场,世事皆如此。闹得沸沸扬扬的“两S进北大讲学”之事,也脱不开这个道理。要不是因为先前进北大遭抗议,老百姓中能分清徐熙媛、徐熙娣这一对“大小S”谁是谁的,怕是人数极其有限。不是整天被娱乐业“娱”(或者“愚”)着的人,谁能揭出那两个台湾老妹的“职高”文化程度?

名牌大学,历来不是随便哪个四凤或吴妈,随便就能升座开讲的。这才是问题的所在。冯小刚可以进北大,因为他是名导

演;赵本山、范伟也可以进北大,因为他们是表演艺术家;王石更够资格进北大,因为人家是资本家;甚至黄健翔也可以进北大,他是主持明星;按照这个逻辑,同为明星兼主持的大小S似乎也就可以进北大了?且慢——她们是综艺主持!台湾的有些综艺节目太黄了,男女主持的风格也过于豪放,而与大小S有关的新闻里,从不乏“露”、“绯闻”和“走光”。更何况,她们跑到北大,纯是为某产品做商业代言。

再民主的环境,有些事也是需要禁忌的,比如学校不能鼓励来自校外的纯商业宣传活动。所以说,不管两S是否够资格上北大讲台,她们这次跑到大学里卖骚,都是不太长眼眉的。当然了,准许她们卖骚的,更属于有眼无珠。

所以有这样一个前提,后面再出现艺人走光的花絮,已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。艺人走光——尤其是爱骚型女艺人的走光,本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真正难得的是,她们这回终于帮名校彻彻底底地走了一次光。虽然说在此之前,武侠小说家、无厘头艺人、选秀冠军……已经帮我们的各类学府在走光了。可这一次走的,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大腿!

徐江:作家。著有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、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等。